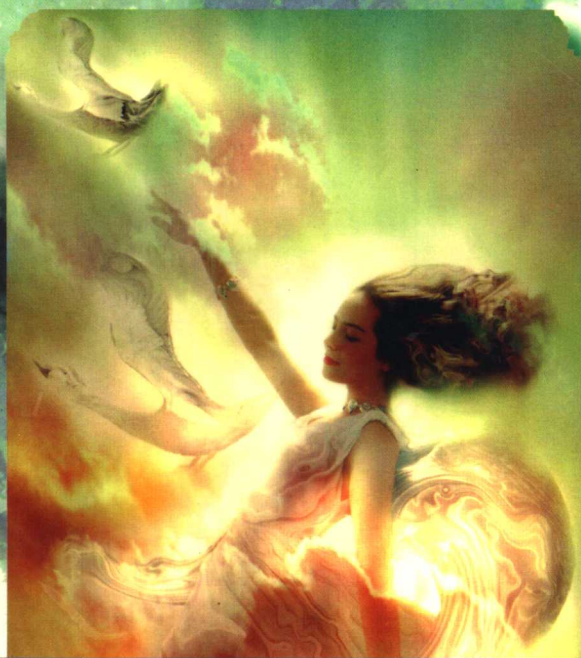


铜镜中的佳人

面对传统



第二种真实：女性启示录丛书

■ 匡文立 著
■ 甘肃人民出版社



90155764

匡文立 著

□ 甘肃人民出版社

第二种真实：
女性启示录丛书

铜镜中的佳人

——女人面对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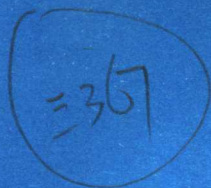
I267

1346



I267

1346



R5H32

13

04

铜镜中的佳人

——女人面对传统

匡文立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85 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200

ISBN7-226-01730-X/I·481 定价:9.30 元

第二种真实(代序)

● 匡文立

这是一套女性文化丛书,或者说,对象不是女性本身,而是做为文化产物和文化现象的“女人”。

这里拒绝一切关于女人或文化的“主义”,拒绝性别立场和所有偏见、成见、定见。有的只是涉及女性也涉及文化的问题与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大社会,转型速度最快的是什么?

我们想说,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观念和认识。

有很长的年代,中国人被迫冷落着自己做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自我消失于群体之中,共性之中,每个具体的人性是人生消失于通用的社会存在之中。

那是无奈的,却也是轻松无比的生命。

然而缺失的课业终归得补。

回首新时期以来的短短十数年,多少以“人”为对象的时髦话题浪浪迭代,此起彼伏?

话题一成时髦,总是免不了流行格调的通俗、浮躁,甚至哗众取宠的炒作。但回首之际,泡沫已然消歇,沉淀下来的,便是中国人补课的脚印了。十数年来,社会和人就是在这一轮轮或许有机或许盲目的时髦中经历着也扬弃着,留下中国走向现代的脚步……哪怕只是一段迷茫于歧途的混乱脚印,它们也证实一次必不可少的幼稚探求。走过了的,扔在身后。

十年前,五年前,三年前,那些盛极一时热火朝天的时髦话题,

还有几个不是转瞬已成陈旧，适足使今天的中国人哑然失笑？

——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极少有话题是如“女人”，始终让男人、女人和社会都保持着兴趣，又始终新潮滚滚，泥沙也滚滚，最前卫的和最陈腐的总是难解难分蔚为奇观地并行不悖，同时招摇于每一个浪头。

女人做为话题太多了也太滥了。

太多的是世俗趣味的女人故事，现代街景上变幻着三皇五帝到于今的老套旧套俗套；太滥的是对“女人”半是生吞活剥的传统半是似是而非的感觉的评点解说。中国男性说及“女人”，常常一如既往地使人不得不冷笑，中国女性说及自己，又常常一如既往地使人不得不苦笑。

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如此之少。

女性对于自身的了解就尤其有限了。

何况中国的女人。

中国人的生命可能曾经被太多太重的理性所桎梏，但不应忽略，曾经的理性从来不是女人的理性，更不是现代的理性；中国人的生命又曾经在太浮躁喧嚣的感觉中漂流，服膺感觉也许胜似固守陈腐，但感觉总是要超越和升华的。

“第二种真实”，会是一个有些费解的题目。

却决非故弄玄虚。

它最早，是隐约的，几乎是直觉性质的想法。

“真实”本身是个迷惘的词汇。通常，它呈现为现象，对现象的记录，归纳，复述与阐释，我们所见的大量真实，在我们讨论它的时候，它已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真实。

同一个真实，衍生无数关于“真实”的印象和认识。每一种都可能包含着真理性，这真理锁定的却只是“真实”的副本。

每一种已知的真实之外都还会有其它的真实。这是人类存在本身的迷惘。

“第二种真实”试图走出习惯的和约定俗成的真实之外去看看还有些什么。当然真实之外的真实不可穷极，我们能做的只是寻找自己的那一种。

或许，我们的“第二种真实”，最终显示的更多是一种思路，一个角度，而且和所有“真实”一样主观。

即使如此，丛书仍然完成了初衷：第一种之外，有了第二种。

本套丛书面对的真实，既非第一种的并列，也无意成为它的否定。确实仅仅就是某种有别普通“真实”的真实。

比如，“第二性……女人”，是真实也是真理。我们却想说，世间未必有什么普遍的和一般的“女人”可言，“普通”和“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女人又岂能例外？

女人的统一，只统一于共有的那个特定国情，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所有成熟文化可能都会造就“第二性”，不同的文化中，“第二性”和“第二性”不同。

女人的差异，则植根于每一个女性生命特定的质地，环境，经历和心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个国情、历史和文化，女人和女人不同。

“第二性”做为真实是无须再重复的真实。

我们想探求尚沉于海面之下的，至少是尚未众所周知的真实。

在开始的设想中，这应当是一套主要由女性执笔的著作。事实的结果是，作者仍以男性作家占多数。这使事情仿佛具有某种讽刺意味。

却并非丛书的遗憾。没有比女性话题更能检验人的现代意识和文明程度的了，这一点，男人和女人概莫能外。而在同一个话题

之中，两性天然不同的立足点和视角恰恰构成了奇妙的参照和反差，为丛书增添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和趣味。

重要的是，完稿的每一部作品，都坚守了本套丛书的理想和使命，那就是，用现代的理性与良知审视女性之为存在——不需言喻，这个审视的意义决不只限于一个性别，而且势必超出“人”或“两性”的范围。

目录

卷一 假作真时真亦假

第一章 神话篇:天外霓裳	(1)
两性的始祖	(2)
不知其母	(6)
月宫无故事	(12)
男神/女神	(18)
大欲和大伦	(21)
祸水,祸水	(25)
离离原上草	(33)
第二章 虚构篇:纸上清影	(43)
月出皎兮	(44)
忧国不拒蛾眉	(51)
登徒子情结	(57)
诗呵,《诗经》	(63)
汉代的两件事	(68)
古怪的靡芜	(74)
孔雀为什么东南飞	(87)

第三章 亦虚亦实篇:纸上清影	(98)
唐诗的一种贡献	(99)
男人之见	(106)
都只为风月情浓	(111)
不出产情种	(116)
贞烈的妓女	(125)
荡妇出世	(134)

卷二 无为有处有还无

第四章 历史篇:后宫佳丽	(144)
阴性的太阳	(145)
第一母亲	(156)
傍皇权的美人	(164)
谁尊谁卑	(173)
第五章 文化篇:秋水伊人	(178)
有一个美丽的构想	(179)
女人不争气	(183)
男人也不争气	(191)
第六章 名著篇:缥渺孤鸿	(200)
西天无性别	(202)
兄弟让女人走开	(211)
超级性模特	(218)
断裂的孽海情天	(226)

卷一 假做真时真亦假

第一章 神话篇：天外霓裳

两性的始祖——不知其母——月
宫无故事——男神/女神——大欲和
大伦——祸水，祸水——离离原上草

人类在文明的童年，总是把稚弱无助的心智和灵魂安放在“神”温暖强大的怀抱。

神话，不应只表现着童年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茫然无知与恐惧，以及对此天真的解析、幻想和假说。神话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命体验，感受和记忆。

文明从神话中找到的是一种人类认识和人类精神的起源。人则从神话中辨识生命的始祖和最本真的自己。

神话距宗教只有一步之遥。

神话距人生也只是一步之遥。

当人们把自己称做“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时，很难分清，那是从宗教意义上皈依一个共同的来历，一个共同的造物，还是更

多从生命属性上寻根和认同。正如提到“天使”，我们并不细究到底是指大神朱庇特麾下那些活泼的带翅顽童，还是指圣母玛丽亚身边那些顶着光环的庄严圣灵。

拥有最古老文明的中国，偏偏没有成形的神话。好象中国文化少年老成，不用吮吸神的乳汁，直接就跃入成年了。

是由于神话的空缺，中国最终也空缺了宗教么？

——这不是本书的内容。

这里要说的是空缺神话给中国留下的另一个空缺——有关人生的空缺。

我是说，有关中国男人和女人的来路。

两性的始祖

神话总是和“史诗”相联。

我想，这不仅由于如歌的韵文特别适合宣叙和传唱神的历史，更本质的，是人类最早的历史原本不独属于人类自己，而是由神和人相依相傍，联手写就的。

这历史笼罩着人类生命天然的神性光辉，因而天然散发出纯正浓郁的诗意。神和人共有的历史本身就是诗而不是别的。

我们所知的最早神话是希腊神话。

那真正是天人合一亲密无间的年代。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和他们下界的子民一样，披着发，赤着足，袒露着清浅的心思和善恶。神没学会摆出神的脸谱，人也没学会挂上人的面具。他们都年轻新鲜，少年不识愁滋味地把思虑和忧患扔向远远的未来，只忙着尽情享受眼前活力四溢的生命之乐。有点胡闹但终归是无比可爱的。

诸神在寻欢作乐使气任性之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护着人间，漫不经心又煞有介事。这常常令人惊奇。人间的子民怎么敢信得过诸神的尽职和公正呢？做为主宰，他们委实太嫩了一点，完全够不上成熟持重。不如说更像一群强壮乐天精力充沛的上乘玩主。

唯其如此，可以想见，放心把命运托付在他们手中的民族也是强壮乐天精力充沛的，也才有全力投入游戏的认真和激情进行那一场因美人而发动的又绮丽又壮阔的战争。

那真是童年的认真和激情，童年的战争。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对两性之为存在以及性别的亲融与差异，伴生与对立上，天真的古希腊人是多么明悟和洞达啊。

我们至今可以毫无隔膜地从诸神身上找到做为男人和女人的自己。我们有的，他们应有尽有。

众神之神宙斯，权势冲天神气活现又多情好色的男人，难免惧内。在妻子面前不能不常带自知理亏的讪讪之态。天后赫拉，第一等尊贵傲慢的女人，偏奈何不得丈夫的不忠实，只能用搜捕处罚那些层出不穷的第三者，发泄她女人的屈辱和愤怒。美少年那喀索斯性心理有点问题，不爱美人爱自己，苦苦对着自己水中的影子为伊消得人憔悴。月神阿尔特弥斯走另一个极端，洁身自好到了不惜防卫过当，哪个凡夫俗子斗胆偷窥芳容，他就死定了。音乐大师俄尔蒲斯敢于追到冥界去索还妻子性命，算得情圣丈夫，可惜改不了男人的毛糙脾气，最后关头一个小失误弄得功败垂成。大美人海伦金玉其外，耳根很软又过分随遇而安，嫁了斯巴达王便做希腊王后，被特洛伊王子诱拐又轻易私奔，坦然改做王妃了。战神一付好体魄，蛮力和莽撞有余，思想和智慧不足，骨子里还有那么点虚怯，酒神率真坦荡不拘小节，乐起来像个大孩子，年纪不小却保留着儿童心理，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特，是性感美人，风情太足几乎接近荡妇，显然古希腊人不高兴看见外行领导内行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阿佛洛狄特主管爱情，理所当然自己先得理论实践都充足，做成情场高手性学大师才有权威。命运三女神孤僻冷峻高深莫测，复仇三女神暴躁偏执阴郁，九位缪斯，优雅热情矜持从容，超然中带些神秘，让人想，神界的组织部门实在深谙人性微妙，知人善任啊，竟一点不曾弄错了行当，比如把爱情、命运、复仇、文艺一类女性化的职守乱派给以伟力和雄心和动作性见长的男人。

写女人的最妙章节，莫过那只金苹果之争。在诸神的欢会上，被偶然遗漏的纷争女神悄然而至，留下一只属于“最美者”的金苹果。

谁最美呢？让男神和男人投票公决的话，也许无疑是阿佛洛狄特。

可是这里她有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赫拉，第一夫人，另一个是雅典娜，第一小姐。

这是天下上下下都没有评委能轻易亮分的评比。这主意只有女人想得到。那位管纷争的女神称职得令人瞠目，要是没有她，灿烂的古希腊史诗将无从写起。

罗马史诗相比之下就黯淡许多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就远不如他的前辈荷马那些吟唱知名。未必是维吉尔略逊风骚，主要的是诸神自从迁居罗马，虽然体制还是旧体制，官位还是旧官位，却不知怎么的，仿佛一下长大了也老化了，失去了早先的灵性和生气，变得呆板严肃一本正经。他们不再有发生故事的能力和青春冲动，恪守规章等因奉此，衙门气和官僚气不可救药地浓重起来。小说家梅里美的名篇，写到那位美神雕像，只是因一个新郎不小心把婚戒套上她的手指，便绝对当真地死乞白赖追上去，非要人家娶了她才罢休，一看就知道这只会是罗马冷冰冰开不起玩笑的维纳斯。如果是希腊的阿佛洛狄特，犯着玩这场抢新郎吗？最多和他半真半假调调情了事。若是爱神自己都患着爱情饥渴症如那个维纳斯，她

岂能管理别人的爱情？

所以斯巴达王丢了美人，他的同胞举国兴兵帮他夺回，安东尼迷上了美人，却被他的同胞弃绝并逼上绝境。

罗马人长大了。他们的神话只是童年最后的余响，神话的回声。

不仅希腊神话，其它民族的神话，也多半同时是史诗，而且除了是神和人的历史，还可以看做两性关系与相处的历史。

《圣经》是宗教神话，讲述无所不能的耶和华用一路神示指引以色列人进出埃及，苦苦寻找神人共享的永恒家园。留在路途上的却不只是空泛的福音和教义，还是一个民族一代代男婚女嫁，生息繁衍分支的详细血缘来历与记录。恒河的守护神介入世俗最直接也最广泛，他们不高居天庭，而是栖息于日月星辰风云雷电，所有山水草木自然的呼吸，乃至每个修士的冥思和咒语之中。他们安详清静淡泊，又格外富于人间情味。印度史诗中，严格的清修与苦行便与神的女儿沙恭达罗和人间国王炽烈曲折的爱情并行不悖。人是生在神和宗教的氛围里，坦然完成人的生活。恒河的守护神大约含着微笑关注尘世的儿女情话，他们的史诗中频频出现的“丰臀少女”之类生命质感十足的词汇显示出神的达观与一种亲切态度。日耳曼人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则把一段男人征战杀伐的阳刚历史，归结于两个贵妇人无事生非的傲慢和女性的小嫉妒。大悲剧产生得太不值，好象有点女人祸水的意思。但骄傲的日耳曼人在诗中并不过多纠缠是谁的责任，只是平静客观陈述一种情况一个事实，似乎在说，谈责任是没有意义的，既然世上有男人又有女人，而男人和女人又该是什么样子只好各自是什么样子。

对着这些史诗，不管它们主要写神还是写人，神和人都让我们得知那时的男人和女人。

从海湾上空礼花般绚烂的导弹曳光中，再善于联想，大概也无

法辨认出特洛伊木马或法老斧钺的遗传基因了。世界的变迁真是日新月异今夕何夕，眨眼的工夫，又过时了一代电脑，消失了几样物种。时隔百年，已完全是隔世。飞机认不出马车，电灯认不出油灯，大饼认不出汉堡包，国光认不出红富士。一百年的陌生，无路可通，只供遥想。

我们却轻而易举从希腊诸神，从亚当夏娃身上认得出自己。认出我们之为男人女人的一切，以及两性相互审视的眼神。

近年西方有一本备受称道的书，名曰：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金星来。

据说讲的是两性由于背景悬殊势必存在的隔膜，以及对策性的理解之道和沟通艺术。

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金星来，立意确实很震。

但也确实没什么出奇。

如果早在作者的始祖那里，就清清楚楚划开了何谓男人，何谓女人，还看透了男人和女人谈情说爱却不见对话，永远在争吵却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朝夕相处却越发生疏起来。

作者的始祖为他做好了那么悠久的铺垫，让他只需脱口说出一个现成的结论就是了。

这结论迟至二十世纪的末尾才说出，我们自身的进化比起人类对世界的改观来，已慢得足够让始祖长叹。

不知其母

中国神话流传于世的只是一些残章断简。零零碎碎的人物，神

龙见首不见尾的情节。没有体系和成型的故事，只是几个古拙的名号在远古的浑茫烟云间偶尔惊鸿一瞥。

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笔下那个著名的“天真汉”在另一块大陆上对着遥远的东方感叹说：中国这段长久的历史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中国的一切几乎全是可能的、自然的，我佩服他们什么事都没有一点儿神奇的意味。为什么别的民族都要给自己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来源呢？

那时代伏尔泰和他的欧洲，厌倦透了上帝和教士的强权，一心要把人的意志收归人类自己。

他显然主要是从中国的圣贤书那一脉斯文中来看中国和中国文明的。

中国和“别的民族”不同。中国有一句名言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同便多半来自事实上天生了仲尼。“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的圣贤给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奠定了比较亲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基础。

伏尔泰对着宗教统治下黑暗无边的欧洲，有理由羡慕东方这块只有天道自然没有上帝的大陆。

他知焉不详的也许是，圣贤理性的光芒成功抵制了某一个上帝入主中国，但也让中国在此后漫长的两千多年中世事洞明地安坐在那光芒所及的明亮半径之中，什么都没有神奇意味，所以用不着跨出一步，以免重蹈长夜。然而跨进长夜中的这一步，却是有可能通向上帝，也有可能通向科学。

中国留在圣贤的理性光芒之中，它使一切都几乎是可能的，自然的，只消发现和承认，完全无需疑问猜测证实否定再疑问猜测证实否定，一次又一次探求，庸人自扰永远没个穷尽没个级极。中国一句“天道有常”什么都有了，从此天自然天的，人社会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

所以公元前二三百年，中国有过一个充满对“神奇”的敏感

的智者俯仰天地骋思八荒，发出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天问”。整整二十个世纪，他的同胞居然不再有第二个人呼应以同样的神奇感，认真倾听，尝试回答，或者继续追问。

只有过一次所谓的“天对”，那真是对答如流洋洋洒洒迎刃而解不在话下，口气比上帝本人还要成竹在胸真理在握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什么都不神奇些，让发出“天问”的人显得像个孤陋寡闻的傻冒。

这么着，炼丹术炼不出化学，浑天仪发展不到天体物理，木牛流马变不成机器人，作作验尸验不成解剖学，日升日沉是它注定升沉，苹果落地是它应当落地，也就都是可能的，自然的了。

伏尔泰另一个知焉不详是，圣贤书只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一脉而不是全部。“荒诞不经的来历”中国人并非绝对没给过自己。

中国也是有点儿神话的。只不过它们过于支离破碎。不知是由于中国本没有系统的神话，才不会有史诗，还是由于没有史诗，才保留不下系统的神话。

反正，我们知道中国最早是来自一个叫盘古的大力神。天地如一枚鸡卵，混沌未开。生于卵中的盘古有一天轰隆一声舒展身体。天地开裂了，轻清的物质上浮，重浊的物质下沉。

盘古完成他的使命便悄然引退，没有留在他亲手开辟的世界里做神。

中国第二位神该是女娲。如果说盘古开天辟地是典型男性风格的工程，气势磅礴不破不立毁灭与创造同在一举，女娲则是用道地女性的气质和手法修补了这个漏洞百出的世界，细致耐心，缝缀一件破衣裳一样抹平了它的伤口不说，还母性十足抻弄泥土，捏出一个个两足生物，让这世界别太空旷冷清，来点啼笑和呼吸。

女娲是母系氏族遗落于世的一幅前朝肖像，还是男权社会有关生殖崇拜的一个阴性图腾？